

中四級亞軍

中四級 B 班 梁雅淇

題目: 試以「這次經歷，讓我發現自己原來這麼勇敢。」為首句，續寫這篇文章。

這次經歷，讓我發現自己原來這麼勇敢。

自我的人生旅程開啟以來，便一直行駛在父母早早為我規劃好的道路上，想要的東西應有盡有，也幾乎未獨自面對過甚麼困難或挫折，說是在溫室中長大也毫不為過。可活在溫室裡有時也讓我感到有些窒息，每一縷空氣中都瀰漫著父母對我的期望，我不願看見他們失望的神情，因此無論做甚麼事都束手束腳的，不做，便不會錯。大人們常說我不夠勇敢，日後必定要吃虧，可甚麼才算勇敢呢？

在我的觀念中，「勇敢」不只是勇於去做些甚麼，也可以是「勇於不敢」。也許是因為過於害怕犯錯，若不是百分百有把握的事，我是不會碰的。我常為自己冠上有自知之明的頭銜，勇於放棄每一個本可以令我成長的機會，這樣的思想在我的腦海裡根深蒂固，當我逐漸習慣後，卻似乎遇見任何事都不敢嘗試了。

每當機會出現的時候，周圍的同學朋友們都爭先恐後地抓住，無論結局是否令人滿意，可我卻一次又一次地躲在角落裡，不斷向自己灌輸所謂勇於不敢的思想。再回神時，這些機會便猶如披著隱身衣般，悄然從我身旁溜走了，難免讓人感到失落。我漸漸體會到大人們口中所說的「吃虧」，也清楚這樣的性格必然是弊大於利的，但仍是難以下定決心改變。如果說有些機會，是我本就沒有能力夠得到，也不想為之努力的，那麼還有一些，則是我真正想嘗試，卻又礙於膽怯而不敢表達的。每到這時，我總是渴望我的朋友們能懂得我，並成為我的喇叭，替我傳送心聲。內心像是有一萬頭獅子在吶喊，不斷祈求他們能夠聽見，卻不知自己平日裡的默不作聲早已為他們戴上了一副厚厚的耳罩，也徹底隔絕了我的希望。望著那些勇敢爭取的朋友們，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快樂與自豪，似乎這是勇氣賜給他們的禮物，而我卻連收到禮物的資格都沒有。

第一次，我萌生出了扼殺陪伴我多年的「勇於不敢」理論的念頭。

恰逢學校迎來英文周，活動需要每個班別輪流派兩位同學在早會時進行分享，我有些感興趣，但自問口語方面實在不敢恭維。班主任張老師正巧是我們的英文科老師。那刻正筆直地站在黑板前詢問是否有人毛遂自薦，一直與我不

對付的「死對頭」一心將我一併拉了上去。我心中暗罵她沒眼力見兒，如果眼神能夠「殺人」，她這會大概已經被扔進亂墳崗了。眼見我這般惱怒，一心幸災樂禍地看著我，「不會是不敢吧？」她咧開嘴大聲笑著。我實在受不了她這種激將法，索性心一橫，「有甚麼不敢的！我願意試試。」就這樣，我親手將自己推進了「火坑」。

起初，我雖有些膽怯，也尚算能接受這項艱巨的任務。由於疫情的緣故，早會只能通過廣播進行，而同學們則坐在各自的教室裡靜聽著廣播中的內容。除了在開頭時會介紹我的姓名與班別，幾乎無從得知我的身份，而多數同學在早上的時間裡本就不太清醒，加上大家對英文也算不上精通，即便是不小心說錯了某部分，也不容易被聽出來吧。這樣躲在「幕後」的感覺為我提供了極大的安全感，想到這些，我便不再那麼緊張和害怕了。

應下這項任務後，張老師常常抽空幫我和一心練習，過程中，我們學到了不少知識，口語方面也有了顯著的提升，而我也在一次次練習中變得越來越自信，已經有勇氣主動用英文與人交談了。我悄悄告訴張老師，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十分嚮往用外語進行一次演講，可惜連最常接觸到的英文也學業不精，就連想表達自己的想法時都說不出一句既完整又無語法錯誤的句子。得知我的情況後，張老師主動為我將演講稿中原有的錯處改正，有了這樣的支持，我更是變得無所畏懼。隨著時間一天天流逝，我也漸漸不再認為這是一件天大的難事了，甚至願意主動花時間在家練習。無人做我的觀眾，我便站在鏡子前，開著錄音機，一遍又一遍地按著暫停鍵，直至滿意為止。聽著錄音機中的聲音越發有韻味和感情，我也不禁充滿了勇氣與力量。正當我以為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時，意外卻發生了。

疫情好轉了不少，我們的生活也逐漸回到正軌，原先定於以廣播進行早會的形式也恢復從前的模樣，全校師生均須在操場集合。本應是件值得開心的事，但對於現階段的我來說，這消息卻猶如晴天霹靂，徹底破滅了我的所有幻想。腦海中一浮現站在眾人面前演講的畫面，我便止不住地發抖。由於實在是太害怕，我打起了退堂鼓，卻又無法向張老師交代，甚至想出了演講當天請假的下下策，幸好我的良心還懂得譴責我。演講是對話式的，由我與一心一問一答的形式表現，若我缺席了，一心一個人要怎樣完成呢？雖說我與她的關係算不上太好，但這樣做實在太不負責任了。可我一向都只會逃避，這樣進退兩難的局面讓我感到焦慮，眼看離上台演講的日子越來越近，我的情緒也越來越崩潰。

距離演講的前一天早上，學校向學生們派了壓力問卷，旨在調查及改善學生的心理健康。我沒多想，如實填完了所有選項，接近尾聲時，我才發現問卷

所反映的壓力指數竟然高達八成。以往也做過無數次類似的調查，卻是第一次得到這樣的結果。張老師同樣十分驚訝，私下找到我反覆詢問，我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無奈之下，學校只好找到社工跟進，我覺得有些小題大作，但也配合了。

當天下午，我便被一張「聖旨」傳召到了社工室，也許是因為逃過了如今最害怕面對的英文課，我緊繃的神經此刻也放鬆了不少。學校的社工長得十分和善，話語間也透露著溫柔，讓人漸漸卸下防備。我抱著社工室內的小熊玩偶，向她訴說著所有的擔心與委屈，我不明白，為何偏偏輪到我演講時就變了形式，彷彿連上天都在針對我。我十分害怕，這樣的變故無疑將我歷盡千辛萬苦拼湊好的那顆「勇氣之心」打碎了，迫使我又回到原點，我又一次做回了那個不勇敢的人。

社工姐姐耐心地聽我訴說著所有的煩惱，她的視線全程都沒有離開過我的眼睛，這樣的注視讓我感受到了被重視，也讓我對她產生了信任，我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。「你真的覺得自己不是個勇敢的人嗎？」她突然這樣問。我堅定地點了點頭，此刻在她的面前，我不再騙自己，不再沿用所謂的勇於不敢理論，坦然面對自己的膽怯，就如一個洋蔥被一層層剝開，將自己完全攤在她面前，只因我相信，她一定能幫助我解決問題。

她笑了笑，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，兒時打針的時候，伸出手臂等著針落下來，會不會害怕？我點頭表示肯定。「那你覺得你是不勇敢的嗎？」還沒等我答應，「其實不是的，在你伸出手的那刻，你就已經很勇敢了，即便你依然害怕，也沒有收回手不是嗎？你有勇氣伸出手，已經證明了你的勇敢，其實你並不是個膽小的人。」我回答她，我不是沒想過收回手，其實有很多次，我都想過逃避。「但那也只是想，不是嗎？你終究沒有那麼做。」

經她這麼一說，我也不斷給自己灌輸我是個勇敢的人的思想，不知是不是心理暗示的緣故，說著說著，竟連我自己都相信了，那天晚上，是我自收到那惡耗後以來睡得最好的一個晚上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一心早早趕到學校，進行最後的排練。張老師問我會否害怕，我笑著搖了搖頭，八點零五分的鐘聲響起，同學們陸續排好隊等候早會開始，老師也慢慢到齊，我和一心則站在隊列的最右側。伴隨著老師為同學介紹我們的聲音，我帶著忐忑的心走上了講台。即便已經做過無數次心理準備，可當真正站在講台上，面對那麼多人時，我還是難以克服內心的緊張，連手都開始抖了起來，只能不斷地在心中為自己加油。演講開始，當我介紹自己時，手中的麥克風似乎出了故障，無法發揮它的功用。腦海中瞬間出現了一對「天

使」與「惡魔」，一個勸我維持現狀，將計就計，眾人便聽不清我的聲音，另一個卻截然不同，告訴我既然應下了，就應堅持到底，做個勇敢的人。

我抬起頭，望著台下的張老師和社工姐姐，我想，我已經有了答案。一心輕拍我，向我使了個眼色，我順著視線望過去，輕聲對她說了聲謝謝。我主動拿起一旁的備用麥克風，重新投入進演講中，與一心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起來，這一刻，我們彷彿是並肩作戰的隊友，先前顫抖不止的雙手也逐漸放鬆下來。我的心中不斷重覆著這並不是件難事，只要堅信自己能做到，只要已經踏上了這個講台，我就是個勇敢的人。十年如一日的練習也並未辜負我，出口的每一句話都印證了我的努力，漫長的幾分鐘過去，演講完美結束。張老師在台下為我鼓掌，笑得十分開心，社工姐姐也帶著笑意，與在社工室那日一般地注視著我，我的心中好像有甚麼東西條地蔓延開來。

須臾之間，一個想法在我腦中浮現。我並未在說完演講稿的內容後放下麥克風，而是抒發了自己的情感，因我演講的主題本就是「勇敢」。沒有任何的準備，此刻我卻選擇使用算不上熟悉的英語，站在台上感謝著不斷鼓勵我的社工姐姐、陪著我一遍遍練習的老師以及正站在我身旁的一心，她們顯然都有些驚訝。雖然每一句話裡都夾雜著許多錯誤，雖然有些斷斷續續，與之前有演講稿的表現不同，但當下我就是想這樣做，想真正地勇敢一次，將心中的想法說出。

語畢，我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躬，我同樣十分感謝台下的「觀眾」們，不管他們是否有聽我說話，始終也安靜地聽完了全程。是他們給了我一個鍛練自己的機會，我從未試過這樣勇敢。

在我的人生中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我常常認為自己是一個膽小的人，沒有勇氣，做任何事都畏畏縮縮，也因此失去了很多成長的機會。這次經歷，讓我發現自己原來這麼勇敢，原來自己並非沒有勇氣。

勇氣的形式並非一蹴而就，每每彷徨猶豫之時，都是對勇氣的考驗，在千百次動搖中堅持下去，便完成了勇氣的修煉。在勇氣的驅使下，我漸漸變得勇敢，不畏路遠人言，而堅持往往比啟程更能證明其力度。向前多邁出一步，也許就能看見別樣的風景。

事後，我將張老師在我與一心演講時錄下的影片呈給父母看，他們了解我的性格，當影片結束後，想像中的驚訝聲並未出現，他們只是欣然地對我說：「我們一直相信你是個勇敢的人。」

也許勇敢，不過是一句我願意試試。